

触摸小说
林 獭 / 著



世纪初文坛颠覆之作
第一部解构《梁祝》同性恋的长篇小说



蝴蝶梁祝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蝴蝶梁祝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蝴蝶梁祝/林獐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1

ISBN 7-5387-1487-1

I. 蝴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1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76942 号

蝴蝶梁祝

作 者: 林獐

责任编辑: 李至高

责任校对: 李至高

装帧设计: 马小萍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印 刷: 长春二道东北亚彩印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0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5000

书 号: ISBN7-5387-1487-1/I·1437

定 价: 16.00 元

一切欢喜都不可能长久，只有不堪回首的记忆，才被人屡屡提起，难于忘怀。如果说这歌声在江上久久不去，那么它一定因为含有莫大的辛酸。

——王小波《歌仙》

谁都不是一座岛屿，自成一体；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。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，欧洲就少了一点；如果一个海角，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，也是如此。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，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。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，它为你敲响。

——（英）约翰·唐恩

目 录

- 一/ 梦开始的地方/1
- 二/ 遥远的古代，一座千年的草亭/13
- 三/ 疼痛与抚摸/23
- 四/ 蝴蝶爱人/28
- 五/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/38
- 六/ 山中邂逅/46
- 七/ 青春自画像/61
- 八/ 看见碧鲜岩的月亮/71
- 九/ 我是风儿，你是沙/80
- 十/ 鹊桥夜/87

- 十一/ 一半是魔鬼，一半是天使/97
- 十二/ 情订西湖/110
- 十三/ 边缘人/122
- 十四/ 是真名士自风流/135
- 十五/ 初恋无故事/157
- 十六/ 琴韵/172
- 十七/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/189
- 十八/ 长别离，长相思/211
- 十九/ 缱绻与决绝/229
- 二十/ 化蝶/257
- 二十一/ 尾声：魂断梦醒/266

一 梦开始的地方

是的，我已经老了。虽然认识我的人们都说，我还很年轻。一切的沧桑早已阅尽，我在18岁第一次被一个大我十几岁的女人勾引的时候，就已经老了。那一年过去以后，我开始第一次谈恋爱，第一次使一个女孩子怀孕，一切都是第一次。

现在，我是一个作家了。在北方这座著名的京都旧城中，在郊区临近护城河畔一座孤零零的四层小楼上，我正在写作我的第一部处女作。我是一个蹩脚的初学者，相信你们大家都看出来了。

没有什么不好说的，我承认，我一上来就在模仿杜拉斯的笔法，而且很不成功，简直称得上是一塌糊涂。

我只读过一本书，就是已故作家王小波写的什么《时代三部曲》，然后我觉得作家不过如此，于是就当了一名作家。

在他的这部遗作中，我才知道了杜拉斯其人，一鳞半爪地读到了《情人》，那是小说开篇的一段文字：

“我已经老了。有一天，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，他主动介绍自己，他对我说：我认识你，我永远记得你。那时候，你还很年轻，人人都说你很美，现在，我是特地来告诉你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你比年轻时还要美，那时你是年轻女人，与你年轻时相比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。”

那本书是我一个不知姓名的女朋友来这里约会时带来的。她现在就仰面朝天，裸着身子躺在我的床上，一边抽着一棵“七星”香烟，一边透过袅袅的烟雾向我含情脉脉地凝视。我们刚刚作过爱，她脸上的高潮还没有退去。我坐起来，随手捡起刚刚还垫在她屁股下的这本书一翻，读完这一段就哭了。这与我的一生写照何其相像，无限沧桑尽在其中！我泪流满面，她惊讶地问我怎么了，我只激动地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他妈的还是人吗？放着好好的作家不去干，却白白消磨了十年的才华。十年哪！——”然后我就一脚把她踹了下去。

正是夏日的黄昏，远山斜阳懒懒的余晖，百无聊赖地照耀着这片城乡结合的边缘地带。林立的楼群中，包围着油毡和砖块砌成的窝棚，一条由远方蜿蜒而来的护城河，流过一片荒凉的草甸子，一片一片的稻田，席卷着张牙舞爪的黑蚊子和荡漾翻滚的腐烂菜叶、青苔、臭尿便，一团团发酵的手纸，缠杂着粉红色的避孕套，漂浮不定，向这儿涌过来，又一古脑地向下游流去。

这不是十年前我来这里落脚时的都市了。人在变，都市也在变，不变的只有记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那时候一切都还好。当时，我是一个来自乡下的有为青年，这座都市也没有像现在这样，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垃圾场。

那是我第一次来到都市中，站在宽阔的街道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和一辆辆像河流一样川流不息的汽车，觉得一切都新鲜。

我在海淀区一处叫做稻香村的地方，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。这儿现在已经成为著名的电子一条街了，可在当时

，这儿几乎就是一个标准的农村，缺水，缺电，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土路，苍蝇纷飞脏水四溢的厕所，一切都让人匪夷所思。如果不是有一处处的四合院，和人们说话中的“儿”字，真让人以为走错了地方。然而就在这样的地方，租一间房子每月的房租也要 120 元，一年下来就是 1400 元，这对我这样一个来自乡下的少年来说，那就意味着父母一年的血汗。

我终于还是住下了，为了那个埋藏在心底的梦想，为了青春。我来到这座都市中，是来求学的。但是我没有钱，因此首先要挣够学费。我每天早晨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起来，在热腾腾的馄饨摊上喝一碗七角钱的馄饨，然后一口气咕咚咕咚灌两碗汤汁，就来到打工的建筑工地上。起初是做小工，后来又 to 一家公司做推销员，卖化妆品，还有给拖运站做一些装卸活，一个月下来，也能挣个三四百元钱。

三个月后，我揣着一千元钱，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北方电影学院的门口，在那里徘徊了几天，最后终于进去报了一个名，是影视系。我成了一名电视剧专业的学生。

2 我叫 Dada，大家都叫我达达。如果你熟悉中国的古典小说，你当然知道这名字意味着什么。就像女人的裹脚布，或者男人的短裤一样下流。只不过在当时，我是不知道这一点的。

我们这个班级中，一共有三十多个学生，是特招生。说得明白些，就是自费来这里上课的一批社会青年。说是

“青年”，在开学的第一天我到了班上一看，嗨，整个一个成人大学，从五六十岁头发花白的老者，到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、二十出头的妙龄姑娘，几乎应有尽有，一个不缺。但像我这样十几岁的少年人是没有的，除了我。用他们的话说，电视剧嘛，谈情说爱，死去活来的，哪是你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能搞通的？诚然，他们说得不无道理，可是他们哪知道我心中的远大抱负，我不是一个俗人，他们的世故、势利、媚俗，在我看来简直就像是一片落叶，一匹蚂蚁，一只迷途的羔羊似的，充满着腐败、不屑和堕落。

只可惜我这种少年式的自命清高没能维持，很快就崩溃了。在第一堂课上，大家围在一张椭圆形的长桌边，自我介绍。他们都来自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，一一报了家门后，大家嘻嘻哈哈，三言两语便混熟了。只有我，是从边远的乡下来的，不会说普通话，一口纯粹的方言又快又急，像机关枪嘟嘟一通扫射，在众人目瞪口呆时，我已经说完了。

大家一时都没有回过神来，一阵短暂的沉默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他，之后就爆发了地震海啸一样的哄堂大笑。一边笑，他们一边还在肆无忌惮地指着我议论纷纷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后来，半天过去，好容易大家的情绪稍稍平静下来，忽然有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走到我身前，搔首弄姿说了一句话：“达达，你是来这里找小淫妇的吧？”

这一来，笑声更是迭起鼓荡，而且再没有停下。第一堂课就在他们对我极尽能事的嘲笑中结束了，他们从此就喊我“达达”。

接下来的一些日子，相对来说风平浪静。他们都在忙着互相拉帮结伙，在酒楼饭店之中山吃海喝，一通神侃，然后就分出了三六九等。他们中有的来自高干家庭，这是一伙；有的是大款子女，或者本身就是大款、公司的老板、总裁什么的，这又是一伙；再有剩下的，就是城市中一帮小市民、工人后代，以及社会上三教九流的各路神仙了，这一帮多以女性居多，她们丰乳肥臀、杨柳细腰，一副花枝招展的样子，正好和上面的贵族阶层们勾勾搭搭。他们水乳交融，很快在班上课下打成了一片。

至于我，这个来自农村的少年，早被他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而我也实在顾不上跟他们来往。

我现在的要做第一件大事，是迫切需要解决我的生活问题。上学了，自然做工的时间就少了许多。这样一来，我的房租，还有学费，都成了问题，怎么办？

最初的一个星期，我每天一下课就直奔火车站，在那里等着，和同样衣食没有着落的一群人争抢有利的地形。常常是有拖运的客人来了，或者某一辆货车刚刚进站，我们就一涌而上，把一包一包大宗的货物卸下来，然后在领到一张结结实实的钞票之后，又疯狂地涌向另一辆车子。

直到子夜，公共汽车站最后一班车发出的时候，我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，汗流浹背地回到租住在郊区的家中。在很远的地方下了车，步行穿过一条荒僻的小道，绕过一个堆积如山的垃圾堆，经过一长溜臭哄哄的厕所，然后就来到了家门口。

回了家，夜已深，可是还不能就此入睡。因为衣服早被汗水浸透，一股酸酸的味道直熏鼻子，这样过一夜非饿

了不可。我于是又洗衣服。左邻右舍都睡下了，房东一家又是极抠门的，月光下我猫着腰站在院子中的公共自来水龙头下，简直比贼还要小心。可是就这样都还不行，常常房东大妈在夜里上厕所时撞见我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通咆哮如雷：“你又在洗衣服呀！我说在梦中也总是睡不踏实呢——我一听见水声就想撒尿，你赶明儿还是搬家吧。”

长夜无梦。最后终于躺在斗室中那用门板搭起来的床上时，却又失眠了。一闭上眼睛，那些如梦如烟的往事纷至沓来，像是鬼魂附身一样不能挣脱。身子若有千钧沉重，泪水一如不尽的黄金，在北方的都市中，在这陌生的屋檐下面，我第一次哭了。

9 现在，我成了一个作家，虽然在这个都市中仍旧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但毕竟已没有了当年刚刚来到这个陌生城市时的慌乱和脆弱。我早不再是那个一尘不染来自乡下的青春少年了，我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，一个都市小男人。

我住的地方，是在护城河边的一处小阁楼上。房子是租来的，一室一厅的筒子楼。我的屋子很大，一个人居住绰绰有余。我很久以来都是单身，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经济条件有限，买不起房子、轿车，不具备成家立业的基础，但这远不是最重要的——

读者，不是自吹自擂，我的女朋友和一些盲目的崇拜者当中，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山盟海誓指天戳地说不要我

一分一厘的钱，只要我答应和她们结婚，我都拒绝了。我喜欢这种单身生活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在骨子里是自由散漫惯了的，不能接受任何人、任何组织、任何形式的约束和管辖。对于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鼎力维护、而且全世界都在通行的一夫一妻制，我根本就不能接受。我尤其还有洁癖，不能想象和一个此前从来都没有见过面、素昧平生的女人一起睡在一张床上十几年、几十年。还有作爱，——这居然也要因为结婚而从此被限制，真正是不可理解之极。

我觉得只有单身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寻欢作乐方式，于是我的生活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

为了证明上面我说的这一大通话不是废话，我想有必要让你们看一下我的屋子的情况。在我家里，绝对不是像你们在电影中、电视上看到的某某作家的家中一样，在桌子上，地下，到处都是一堆堆乱七八糟的书，还有在靠近墙壁的地方，一排排的书柜直顶到天花板，满屋子都是书。不客气地说，我认为那是没有真才实学的表现，真正的作家不需要这样的摆设。我这儿就连一本书都没有，偌大的屋子里空空荡荡，一进门可以看到，在正中是一个大大的筐式的圆榻，平放在灰尘累累，堆满蟑螂屎，很多处都已经发白露出线头来的地毯上。雪白的厚厚的幔帐从天花板一直垂下来，罩在榻榻米床的周围。除此之外，就是一张巨大的橘绿色的写字台，上面堆放着一堆堆的稿子，各式的圆珠笔、钢笔、铅笔和毛笔，一溜各国的洋酒，一大把各种颜色的避孕套。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，没有彩电、电脑、影碟，没有电话、大哥大、Call 机，也不看各

种各种铺天盖地的报纸、杂志，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被拒绝，我不需要也不屑和这个时代媾和，我生活在边缘，我是这个都市中的边缘人。

是的，你们都看到了，我就是在这样的屋子里写作，和你们面对面进行着交流。我虽然不是一个高明的作家，但我比高明的作家更加真诚、严肃，也更加赤裸裸，我不愿意对生活进行任何形式的变形，虚构，我只是想和你们一起讨论生活本来的样子。

我指的是十年前，那时候我刚刚在这个都市中站稳脚跟，像一切初来乍到者一样小心翼翼，却又充满着少年的梦想和青春的躁动。我开始在进入电影学院后的第一个月，在我租来的小屋中，不可遏制地构思起我的第一部电视剧来。虽然生活充满艰辛，虽然我才不过对这种体裁的作品一知半解，但俗话说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年轻的我满腹豪情、才华横溢，于是我就动手了。

这是我的第一部电视剧，写的是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：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。

其实我根本就是在胡扯。在那个星期日的下午，我因为一点点的身体不适，没有去火车站打工，在家里大扫除，搞个人卫生，正在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，忽然一个温柔的声音，略带几分羞怯地，在我背后响起来：“达达，——你就是达达么？”

我闻声回转头看去，她就站在离我不足一米远的地方，个子不高，一米五左右的样子吧，脸色黝黑，近看鼻子尖上有几颗米粒大小的雀斑。她穿着一条膝盖磨得发白的蓝色牛仔裤，上衣是一件月白色的小衬衫，衣角打了一

个结，拧在腰间，赤脚穿着一双红色的拖鞋，很阳光的一个女孩。

“我好像不认识你吧？”一看她不是我梦想中的绝代佳人，我不免有一些失望。然而我也突然产生了从来没有的自信。

在面对班上那些风韵楚楚、妖冶逼人的女性们时，我一向只有脸红，自卑的份儿，根本不敢说话，健谈就更谈不上，说是“锯了嘴的葫芦”还差不多。

我大胆地打量着她，一边漫不经心地问，“你也在这个院里租了房子吗，是哪一间？”“就在你隔壁。”她用手一指。我这才注意到那间原来用作厨房的小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改作了一间出租房，而且经过她的一番装饰，花花绿绿地，看起来还很漂亮。

“是吗，这么说我们是邻居了？”我心里暗骂这房东一家人可真会做生意，连这样的房子居然也可以拿来出租，而且还马上就租出去了。生活在大都市中的这一帮人真会找辙儿，什么都不用干，只要搞几间房子出租就够吃够喝的了，而像我一天到晚这么辛苦，累死累活的，挣的钱却刚刚够给他们交房租的，这世界难道就他妈真的这么不公平吗？我这么想着，不禁就有些愤愤起来，“多少钱一个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很贵吧，租一间这么小的房子，在老家根本就没人住一连牲口棚都不如！”

“没有像你说的这么严重吧？”她沉默了一阵，没有说话，似乎是被我的言辞吓坏了。

但她很快又开了口，说，“不错，我也是来到这个地方才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房子，而且一个月80元钱，也

确实贵了点。但是自由呀，这样一片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，想干什么都没有人管你，不是很惬意吗？”

看不出她还挺有情趣，——一个追求自由的女孩。

我问她：“你是个大大学生吧，一定读了不少书。我可不行，小学没上完就被学校开除了，整个儿一个超级大文盲，斗大的字认识不了一箩筐。在乡下人们都管我这点样的文盲不叫文盲，叫‘流氓’！”说着，我自己先笑了起来。

我还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女孩子的面前这样胡言乱语，一点正经没有呢，这种感觉真好。在初秋的星期日的下午，在北方都市的小四合院中，面对着这样一个陌生的女孩，我忽然有一些情不自禁了。

“扑嗤”，她也笑了起来，但马上又不笑了，一脸的认真，说道：“你不要再逗我了，我知道你叫达达，是电影学院的，听说你学的是电视剧，是吗？”

“原来你早知道了，是谁告诉你的？”我有些惊讶，虽然真的很无所谓，但是自己的情况这样被人家摸得“门清”，却还不知道对方是谁，还是有一点不舒服，“其实不说我也知道，一定是——”我冲房东老太太住的地方瞟了一眼，“‘小脚侦缉队’吧，是不是？”

她点了一下头，然后不等我开口，就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思波，老家是浙江杭州的，高考落榜后没有再复习，就来这里自己闯天下了，现在做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。”

她说话的神情中有一点淡淡的惆怅。那对她来说一定是创巨痛深的经历，听到别人的隐私并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情。我犹豫着，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措辞，说一点什么来